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譚二

桓子新論上

謹案隋志儒家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舊新唐志同本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成帝時爲郎哀平閒位不過郎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極言讖之非經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章懷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竝有上下注又引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合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

篇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仍合卷爲十六卷疑復有錄一卷故十七卷其書宋時不著錄羣書治要所載十五事當是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四篇意林所載三十六事當是十三篇惟少本造述策閔友三篇各書所載又三百許事合幷復重聯屬斷散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第以類相從定爲三卷諸引但琴道有篇名餘無篇名今望文分繫仍加各篇舊名取便檢閱君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徵引其琴道篇揚子雲難然立毀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賢篇案書篇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讖無仙道綜覈古今偭僂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可也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二月

新論

本造第一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

董仲舒專精于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御覽九百七十六）余爲新論術古今（術與述通疑當作術古正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邪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采其善何云盡棄邪（御覽六百二）

王霸第二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

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眾，約盟誓，以信義矯世，謂之霸。（此下當說皇、帝字義，缺。）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此下當說霸字義，缺。）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義，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以禮義，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王者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駮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史記秦本紀正義、長短經通變、御覽七十七、又四百三。）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于百姓。（文選典引注）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初學記九）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亦可以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

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意林、御覽七十七 案意林先引三皇已道治云云後引圖王不成云云御覽次第互易今依意林

求輔第三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林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御覽一百八十七 案北堂書鈔二十九引桓譚子曰梁棟大臣疑非卽此也桓譚三國志有傳不聞成書故附記于此

王者易輔、霸者難佐。意林任子引桓譚云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大舊作天依前後條改才、然皆年七十餘、乃昇為王霸師。御覽四百四

昔秦王御覽八十六作秦始皇見周室之失統、喪權于諸侯、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豬、皆可以竿而驅之。自以下二十四字依御覽加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

竝共滅秦遂目敗也（遂目敗也四字依御覽加）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卻關修强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險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阸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目專國秉政得之卽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于己身及其失之人（疑當作又）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目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目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羣書治要）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意林）

唯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目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目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目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

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効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于十也治要

朝九州之俊北堂書鈔十一

昔堯試舜于大麓麓者乃領錄天下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焉續漢百官志注北堂書鈔五十九藝文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十二

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文選石闕銘注

治獄如水北堂書鈔四十四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注三國名臣贊注博奕論注弔魏武帝文注

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襲隋侯篋夜光末足喻也伊呂員平何世無之

但知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意林

捕猛獸者不使美人舉手釣巨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不擇人哉長短經是非引桓子

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于前問治國于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縰則國治且安矣王曰國所受于先人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縰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縰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于二尺縰之制邪王無以應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御覽八百二十四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文選歸去來辭注王文憲集序注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于邊郡求得駿馬惡貌而正走名騏子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

足示也。藝文類聚九十三，文選劉都賦注，御覽八百九十七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椒丁櫟。藝文類聚九十四

賢有五品，謹敕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官本作誠篤行，廉平公當有脫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疎殊官本作竦峙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意林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㠯疏賤之處，逆貴賤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踔殊，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

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閒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舊校云想恐愬）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閒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王（疑當作之）欲閒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設（疑當作失）及景武時栗衞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逄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舊校云咎恐合）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

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邪。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下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群書治要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意林

殷之三仁皆暗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意林

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材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論衡講瑞篇案此條不言出新論望文知之故采之

言體第四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皆

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當作居常而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闚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夫當有知字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肎與諸明習者通兵有脫誤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効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

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令于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尙非務故自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靑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或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强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羣書治要

動如雷震住如岳立攻如奔電取如疾風前輕後重內實外虛北堂書鈔一百十六

周亞夫嚴猛哮吼之用可謂國之大將軍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五

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棊疏張置以會圍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目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地道之謂也其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目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堅中死棊皆生也史記黥布傳集解文選博弈論注長短經二國權御覽七百五十三意林

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衛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初學記二十四

夫言行在于美善不在于衆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羣書治要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醯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土木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于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于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于衆庶，衆庶悅之者，貴其恩義動人也。也本作恩義動之也依意林改王翁之殘死人，觀人五藏，物人五藏四字依意林加無損于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羣書治要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為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羣書治要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羣臣，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

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甚可傷。御覽五百二十六　又七百三十五

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于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殽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為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拊莽傳作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羣書治要

見徵第五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鄙人有以狐為狸，以瑟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意林　藝文類聚四十四

余前為典樂大夫，有鳥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鬭，俱坐免去。御覽四百九十六　又九百二十七

余從長安歸沛，道疾，御覽作病蒙絮被，絳罽襜褕，乘騂馬，宿于下邑東

亭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攻余令吏勿鬭乃相問解而去此安靜自存也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藝文類聚七十五御覽六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六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郗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邪余應曰與僕游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意林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注

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御覽六百八十四

傳記言此三字依初學記二十五加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教使更爲曲突而遠徙本作徙遠依初學記乙轉其薪竈藝文類聚八十作鄰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乃本作及依藝文類聚改滅止而亨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燋頭爛額反爲

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也字依藝文類聚加豈獨夫本作夫獨呂意乙轉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于杜塞未萌，而勤于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鬭士常榮，猶彼人殆未能斷何或本詩節南山無小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淯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當作微否則篇名當作見微必有一缺之類也，群書治要

博士弟子韓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以晨起清與圊通中祝之，三旦，而人告以為呪詛，捕治數日死，御覽一百八十六又四百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婦父朱若疑當依下文作君至獄門，通言遺孫矜，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矜而孫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御覽六百九十五

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王翁當有時字與吾俱為講學祭酒，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御覽八百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譚三

桓子新論中

譴非第六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㠯自樹黨、而強固國基焉、是㠯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㠯為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舊校云：流恐統）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㠯為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舊校云：導恐遵）殷周之長道、褒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㠯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㠯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㠯王翁不興

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疾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當作夫）

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旣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脡（本作艇依御覽四百九十二八百六十五改御覽引本注音挺生肉醬也又音延）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噬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棄而俱（本作但依御覽改）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嚥脡（本作脅臠依御覽改）之類也（羣書治要）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

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莽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主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于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狄之先與中國竝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强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于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强帶甲四十萬不能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于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漢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閒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疑作竟得安中國以盛其後匈奴内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邪單于故肎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

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曰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反(當作乃)遂持屈强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已彈(當作殫)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七(當作)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慍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于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邪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羣書治要)

王莽(本書作王翁微事者僻變其詞)時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曰爲四百石二歲而遷補(續漢百官志五注　案莽傳居攝元年西羌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

漢宣已來百姓賦錢(御覽作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于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已

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御覽六百二十七

王莽當作令起九廟㠯銅爲柱甍大金銀錯鏤其上御覽五百三十一

舉火夜作燃炭乾牆御覽八百七十一

夫當作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愼行㠯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雊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于㠯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㠯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威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于佞愚而已自誑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羣書治要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孫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史記封禪書索隱

余前作王翁掌教當作樂大夫時，有男子畢康殺其母，有詔燔燒其子屍，暴其罪于天下。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上封事云：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廷中，丞相語次言：聞梟生子，子長且食其母，乃能飛。寍然邪。時有賢者應曰：但聞梟子反哺其母耳。丞相大慙，自悔其言之非也。羣士人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賢人之言，有益于德化也。是故君子掩惡揚善，鳥獸尚為之諱，而況于人乎？不宜發揚也。意林御覽四百九十一又九百二十七

星衣冠于禖川。述異記上

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後漢班固傳上注文選西都賦注又宣貴妃誄注御覽一百八十一

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新而暮衣弊。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七百七十六

道路皆嚚草寥廓狼藉（文選蜀都賦注）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今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備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責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內置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以欲（有脫誤）分正法，而終乎侵𣶃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當有誤）有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簺楚，毋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于言語小故，陷致人于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有疑）

脫惑讖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倘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强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已知皇（皇當作星）好方道數召（當有見字）後坐帝（帝字衍）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已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已刑誅及詆欺事可無于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卽已是論諭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于死人乎世主旣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曚曚乎（羣書治要）

九江太守龐眞按縣令高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斤劾已主守盜上請逮捕詔釐不服天下縣是諸府縣社臘祠祭罷不但進熟

食皆復多肉米酒腑腊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頭。御覽八百六十三

啟寤第七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意林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眹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意林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意林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意林御覽六十八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買之者並至。意林

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文選陸士衡宴玄圃宣猷堂詩注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文選應休璉與曹長思詩注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文選運命論注 頭陀寺碑文注

夫不蓺之屋、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礱之桷、玄酒不如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初學記十五 御覽五百六十九

諺言、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御覽四百四

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御覽八百六十

吳之泝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御覽九百三十二

祛蔽第八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殤其年也。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六帖十六知字作如闕二字 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馬相追、銜尾至暮、其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子優劣。意林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藝文類聚七十二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初學記二十五六帖十六御覽三百九十一又四百九十六又八百二十八又八百六十三又八百九十七

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爲之卒暴，思精苦，賦成，遂困倦小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北堂書鈔作病發一年而死甘泉賦注作明日遂卒御覽三百九十三作一年卒三百九十九七百三十九作病一歲卒皆誤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意林北堂書鈔一百二藝文類聚五十六又七十五文選甘泉賦注文賦注白孔六帖八十六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又五百八十七又七百三十九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意林

余前爲王翁典樂大夫，見樂家書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而問之曰：因何服食而能至

此邪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事教臣爲樂使鼓琴且講習呂爲常事臣不能導引無所服餌也不知壽得何力余呂爲竇公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恆逸樂所呂益性命也故有此壽（漢書藝文志注辨正論引陳思王辯道論御覽三百八十三又七百四十）

齊桓公行見麥（宋本初學記作麦）丘人問其年幾何對曰八十三矣公曰呂子壽祝寡人乎對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呂人爲寶（初學記八太平寰宇記十二譙縣）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淡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卻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彊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灺垂一尺所則因呂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于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灺

道當作過

灺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爲之能潤澤內外周徧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日敕視見其皮有剝銳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㠯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物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臥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㠯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中絕故咨嗟憎惡㠯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㠯人之歿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㠯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

安能自盡易盡易之被燭燭自盡易盡字皆當作益

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于體當從內稍出合于外若由外腠達于內故未必由端往也譬由炭火之爇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爲灸或爲灺耳易爲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爇脂火坐語燈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御覽八百七十作禿炷矣）又爲言前爇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蹷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蹷儀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强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

斂芳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莖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諸者亦無以變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于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宏明集五又略見御覽八百七十五）

衞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匹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御覽八百九十七）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鉤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為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礬石賊（一本作殺）鼠桂害獺杏核殺猪天非（一本作非天）故為作也（御覽）

（九百九十）

正經第九

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藝文志注　案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近君君延必有一誤）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意林）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已上十二字依北堂書鈔一百一加連山書鈔作萬山）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案漢志作四十六卷）為十八篇（句有脫誤漢志作五十七篇師古引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則此當云五十八篇）古禮記有四（漢志作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與齊魯文異六百四十餘字（與齊下十一字依經典釋文敘錄加）古孝經一

卷二十章漢志作二十二章 千八百七十二漢志注作一意林與此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御覽六百八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烏則天應也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御覽三百二十九

人抱天地之體懷純粹之精有生之最靈者也是以貌動于木言信于金視明于火聽聰于水思睿于土五行之用動靜還與神通貌恭則肅肅時雨若言從則乂乂時暘若視明則哲哲時燠若聽聰則謀謀時寒若心嚴則聖聖時風若金木水火皆載于土雨暘燠寒皆發于風貌言視聽皆生于心五行大義四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初學記九御覽五百三十三 天偁明故命

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續漢祭祀志中注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藝文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三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御覽作終周而復始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三十四

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意林經典釋文敘錄史通十四御覽六百十案君山推崇左氏如此史通十四又引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事與新論違異所未詳也

諸儒觀春秋之記錄政治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為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為然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為奇論異文而俱善

可觀者，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異和而復居美者也。北堂書鈔未改本九十五御覽六十八

吳之篡弒滅亡，釁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古文苑鄒炎對事

堯能則天者，貫其能臣舜禹二聖。意林

識通第十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此亦蔽也。意林北堂書鈔九十八御覽六百十又六百十六

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辯亡論廬陵王墓下詩注

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

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擬綱紀北堂書鈔十五作紀綱，故遂褒增隆為太宗也。而溺于俗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本作混，依文選宦者傳論注尊卑之倫，此其所蔽也。御覽八十八

充實殷富。北堂書鈔十五，疑是言文帝

漢武帝材質高妙御覽作英，有崇先廣統御覽作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藝文類聚作今古，御覽作古今，北堂書鈔十二與御覽同，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北堂書鈔十三引此句

二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為最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乃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乃又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眾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為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

目變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道而蔽者也（藝文類聚十二　御覽八十八）

漢書䟽遵傳云張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蔽也

揚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于蜀已此困乏雄（當作子雲御覽變其詞耳）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至困貧（御覽五百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四終

桓譚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子新論下

離事第十一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意林）

以賢代（意林作代代下同）賢謂之順，（意林作煩）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意林、御覽四百二）

關並字子陽，材智通達。（漢書溝洫志注　案此以下皆言治河事，孟堅采新論以為志，首尾略具，其故附載焉。）志云：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而已。

大司馬（當有史字）張戎字仲功，習灌溉事。（漢書溝洫志注、御覽六十一、事類河賦注）議曰：（事類河賦注）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

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可以禁民勿復引河御覽六十一事
類河賦注　案溝洫志云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
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
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
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水多縣至則溢決也國家數隄塞
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
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漢書溝洫志注　案志云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
有四五
宜有益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水經注河水五作故瀆今所行處非
禹所穿意林　案溝洫志云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
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
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
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
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
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
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
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
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
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為平地災

書〔水經注河水一 藝文類聚九〕

通厤數家筭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已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初學記四 歲華紀麗四〕

余前為郎，典漏刻，燥溼寒溫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晝日參以晷景，夜分〔御覽作昏夜〕參以星宿，則得其正。〔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三十 初學記二十五 御覽二〕

揚子雲好天文，問之于黃門作渾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然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三十 御覽二〕

通人揚子雲因眾儒之說天，以天為如蓋轉，〔初字轉字依 初學記一加〕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厤數昏晝夜，欲為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于卯正東方，暮日入于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

卯酉非天卯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帀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刻漏之數何從等平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待報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爲天左轉非也晉書天文志一御覽二事類天賦注

五藏釋藏百字二號梁釋僧祐世界記序云桓譚拒問幸五藏以爲喻

言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初學記九御覽五百三十六

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竝效周譜梁書劉杳傳

漢之三王內置黃門工倡文選長笛賦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

昔余在孝成帝時爲樂府令凡所典領倡優伎樂蓋有千人北堂書鈔未改本五十五

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樂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御覽五百六十五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㠯禪子兄不能㠯教弟也文選魏文帝典論論文注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㠯五音須宮而成可㠯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靑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㠯其色爲地四色文飾之其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㠯其聲爲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三十二御覽七百一

余年十七爲奉車郎衛殿中小苑西門御覽二百十五

譚謂揚子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

三蓋之屬皆元黃五色飾㠯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續漢輿服志上注又後漢班固傳上注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一文選西都賦注寡婦賦注宋孝武宣貴妃誄注

雖不見古路車亦數聞師之說但素輿而蒲茵也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一

宓犧之制杵臼萬民㠯濟及後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㠯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贏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御覽七百六十二又八百二十九

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㠯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㠯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續漢禮儀志中注

難㠯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驗竊無㠯應論衡亂龍篇

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民有會日㠯相與夜市如不爲期則有重災咎續漢郡國志一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

太原郡民㠯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猶不敢犯爲介子推故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藝文類聚三御覽二十七又後漢書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㠯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注曰其事見桓譚新論

天下有鸛鳥郡國皆食之而三輔俗獨不敢取之取或雷霹靂起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其殺取時適與雷遇耳御覽十三又九百二十五

余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㠯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㠯日初出遠日中時近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下云愴愴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據知新論原文具如列子湯問篇惟愴涼字小異法苑珠林旣載列子于前故于新論有所刪節也今列子與殷敬順所見微異附載之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金樓子立言篇亦載此事長水校尉平陵闞子陽㠯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㠯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疏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爲一二尺㠯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于傍也日爲天陽火爲

地陽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今置火于地從旁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乃差半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于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于其西在桑榆閒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朝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隋書天文志上法苑珠林七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六帖九御覽四百六

十四

世俗咸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躬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御覽三十五又八百三

十七案此下當引成帝閒劉向云云如風俗通所載也

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史記孝武紀索隱又太史公自序傳索隱作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

雒陽李幼賓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余報㠯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傳之已顧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于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御覽八百五

道賦第十二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北堂書鈔九十七

揚子雲攻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意林　案此約文北堂書鈔一百二引云余少好文見揚子雲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藝文類聚五十六引云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書鈔一百二十二引云君大素曉習萬劍之名凡器但遙觀而知不須手持熟察言能觀千劍則曉知之此三條與意林相當今難復併矣又子雲爲甘泉賦夢五藏出在地藝文類聚等書一曰事相涉每牽連引之意林亦屬賦蔽一曰屬道賦今故分錄不案原次云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㠯三隅反觀吾

小時二賦，亦足㠯撰其能否。御覽四百九十六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部先置華陰集靈宮。武帝所造，門曰望仙，殿曰存仙，書壁爲之賦，㠯頌二仙之行。北堂書鈔一百二 藝文類聚七十八有此賦幷序

辨惑第十三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意林

百足之蟲，其舉一身，安得不濟。意林

無仙道，好奇者爲之。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㠯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邪？」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意林 御覽七百二十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邪？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意林 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文選江賦注五君詠注謝元暉敬亭山詩注任彥昇謝修卞忠貞墓啟注

淮南王之子嫂當誤安二子太子遷孽子不害未知孰是迎道人作金銀，云鉛字金與公，鉛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御覽八百十二

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嫕𡡉。夫人死，帝痛惜之。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魂，乃夜設燭張幄，置夫人神影，令帝居于他帳中遙望，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史記武紀集解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御覽六百九十九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藝文類聚作道人御覽七百五十七作道人今依水經注王仲都。至，詔問何所能為，對曰：「但能忍寒暑耳。」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于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甚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上，曛然自若。因為待詔。至夏大暑日，宋歲華紀麗二說此事以為服飛霜散使曝坐，又環以十鑪火，口不言熱，而身不

汗出水經注渭水下三輔黄圖五藝文類聚五初學記三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四又七百五十七

近哀平閒睢陵御覽六百四十三作臨淮九百四十四作睢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嘗犯事坐重罪繫獄佯病死數日目陷蟲出吏捐棄之既而復活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齧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飛頭之夷非爲幻也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二今本四法苑珠林七十六御覽六百四十三又七百三十七又九百四十四

哀帝時有才當作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人御覽四百六十六

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吕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吕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于金也聞金成可吕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抱朴子內篇十六黄白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

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爲。御覽三百八十二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不衰。辯正論引陳思王辯道論，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
黃御覽作期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于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抱朴子內

鍮黃白御覽
八百十二

呂仲子婢死有女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爲兒沐頭浣濯甚惡之以告方士云其家青狗爲之殺之則止婢遂不復來楊仲文亦言所知家嫗死已斂未葬忽起飲酒食醉後而坐棺前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行壞垣得老狗便打死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御覽八百八十五又九百五

述策第十四

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于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

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恃女來矣劇氏婦女有妬媚之性必憎惡而剸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駮閣吾言乃立稱善焉 史記陳丞相世家集解漢書高紀注藝文類聚十八白孔六帖二十一御覽三百八十一

閔友第十五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 史記鄒陽傳集解

莊九字伯后 後漢光武紀注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北堂書鈔一百一御覽六百十四

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著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

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當作六著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三篇也後漢張衡傳注通鑑三十注

王公子問揚子雲何人邪答曰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絕于眾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皆藂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其書必傳已下對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也見漢書雄本傳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語未竟雄本傳作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論衡超奇篇文選東京賦注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注史通內篇自序御覽四百三十二又六百二元和姓纂支韻案此時農係未知所屬故附于此

通人如子禮元和姓纂漁讀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御覽六百十九

茂陵周智孫胡不爲賦頌酬應之文爲大司徒掾見使典定文義兼領衆事北堂書鈔未改本六十八

琴道第十六

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意林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八十八文選月賦注鮑明遠白頭吟注御覽五百七十九又八百十四又九百五十六琴長此二字意林補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數厚寸有八當有分字象三六數廣六寸道藏本意林作六分今依宮本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意林琴隱長四寸五分隱以前長八分文選七發注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

少商。通典一百四十四此下衍有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論莫能詳定二十一字當是杜佑語不錄 下徵七絃，總會樞要。文選長笛賦注 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文選思玄賦注 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九 八音之中，惟絲最密，初學記作推絲爲最 而琴爲之首。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九 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玉篇十六 大聲不震譁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文選嘯賦注 八音廣博，琴德最優。文選琴賦注 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意林 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意林文選蕪城賦注長門賦注 操以鴻雁之音。文選長笛賦注又琴賦注作操似鴻雁詠之聲 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意林文選琴賦注七發注 舜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北堂書鈔玄作遠 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其聲清以微。意林文選琴賦注 禹操者，昔夏之時，洪水襄陵沈山，禹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九 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淒。意林文選琴賦注御覽九百十六 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

爛金爲格，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璇室瑶臺，藹雲翳風，鐘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震商。（北堂書鈔四十一，御覽八十四。）伯夷操。（文選舞賦注、長笛賦注。案此語未竟，長笛賦注伯夷操下有作鴻雁之音五字，乃總說操字義，當在上文，非專說伯夷。）箕子操，其聲淯以激。（意林。右一章采各書引見三十四事，依意林次第之，佚闕尚多。本傳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案文選琴賦注可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暢逆，又曰：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又曰：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足說意林所載正是發首一章，故劉氏采用之也。）

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于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後漢陳元傳注。）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蜀志注不重言孟嘗君，蓋轉寫脫，今依文選笙賦注、別賦注、豪士賦序注加。）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

後賤昔笙賦注作故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眞逢讒羅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別賦注作故而生離遠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詩注作一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恨賦注作子出㠯野澤爲鄰入用堀穴爲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李陵答蘇武書注作鳥之號秋風鳴答蘇武書注作蕭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別賦注作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別賦注作悽愴而流涕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注作窈窕書記篇亦作窕房下羅帷劉休玄擬古詩注作帳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㠯娛耳練色㠯淫目水戲西京賦注七命注作嬉則舫龍舟建羽旗鼓吹蜀志注作鉤依沈約宋書樂志一改平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

伐楚者文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吕秦楚之强而報弱薛 薛蜀志注無薛字依魏都賦注加說苑作齊之 猶磨蕭斧而 魏都賦注作猶磨蕭斧吕 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 蜀志注無酸鼻二字依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加說苑作酸鼻者 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兎 蜀志注作狸依恨賦注張孟陽七哀詩注任彥昇爲下彬謝修下忠貞墓啟注改 穴其中游兒 七哀詩注謝修下忠貞墓啟注作樵兒豪士賦序注作游童 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 此六字依七哀詩注加 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 七哀詩注作如何成此乎 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 豪士賦序注作揮說苑作微揮 角羽初 初字依豪士賦序注加說苑作切亦初之誤說苑異文尚多吕非本文不具載 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三國志蜀郤正傳注

宣帝元康神爵之閒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

見溫室，拜爲侍郎。北堂書鈔七十一

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眞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文選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千曲已上，不足已爲知音。御覽五百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五終

全後漢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茂

茂字子禮，河內懷人。哀平閒，徵試博士，對策高等，拜議郎，遷侍中。莽居攝，以疾自免。更始時，避亂河西，竇融以為張掖太守。固辭。建武十三年，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代戴涉為司徒。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上書禁制貴戚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

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後漢蔡茂傳

申屠剛

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仕郡功曹。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罷歸田里。王莽篡位，避地河西，轉入巴蜀。二十餘年，後依隗囂。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

舉賢良方正對策 前漢平帝時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

衍一尊字

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繈緥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忠愛慈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

愠一作慎

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愠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後漢書申屠剛傳

說隗囂

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

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嚮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後漢申屠剛傳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囂不納

將歸與隗囂書

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

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易計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後漢申屠剛傳）

蘇竟

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平帝時爲博士講書祭酒莽篡位拜代郡都尉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建武五年入爲侍中以病免

與劉龔書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

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而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伯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于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强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閒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于天參之于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

代黨作伐

不劾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塡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㠯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㠯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遒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代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

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已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已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已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後漢蘇竟傳

竇融

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孝文竇后弟廣國之七世孫。莽居攝中為强弩將軍王俊司馬，以從平翟義功，封寧武男。地皇末，太師王匡請為助軍，遷波水將軍。更始即位，大司馬趙萌以為校尉，拜鉅鹿太守，未行，遷張掖屬國都尉，自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建武五年，遣使歸誠，授涼州牧。八年，封安豐侯。十三年，入朝，拜冀州牧，遷大司空。二十年免，尋加位特進，行衛尉事，兼將作大匠。永平二年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戴侯。

上疏讓爵土

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後漢竇融傳，又藝文類聚五十一引東觀漢記，又袁宏後漢紀六

復遣長史劉鈞上書歸誠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㠯委質則易為辭，㠯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㠯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㠯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㠯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後漢竇融傳

上書請隗囂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閒，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

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後漢竇融傳

封皇子議

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空融等奏議制曰可

與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袁宏紀此下有二句云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吳札無疑之誠于斯有效融等所㠯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㠯至于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㠯輔人難㠯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㠯舉事仁者不違義㠯要功今㠯小敵大于衆何如棄子徵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㠯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

還。而大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愛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後漢竇融傳

竇憲

憲字伯度。融曾孫。建初中。以皇后兄拜爲郎。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和帝卽位。拜車騎將軍。以征北匈奴功進大將軍。永元四年。封冠軍侯。遣就國。迫令自殺。

上皇太后疏請以桓郁劉方入侍講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

夏侯勝等入授于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襃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後漢桓郁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二作伏惟皇帝躬天然之資不讀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以揄揚聖心增益輝光者竊見屯騎校尉桓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爲人師行爲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奕世並爲帝師愚以爲可長樂少府入授帝經

竇章

章字伯向融玄孫避羌亂家于外黃安帝時入東觀爲校書郎遷長水校尉順帝初擢羽林郎將遷屯騎都尉永和中遷少府漢安末轉大鴻臚有集二卷

移書勸葛龔

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邪汝南先賢傳 案矯慎字仲彥蘇章字博文

竇武

武字游平融玄孫延熹末拜郎中以長女立爲皇后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尋爲城門校尉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喜侯與太傅陳蕃等謀誅中官事敗自殺

上表諫宦官封侯

陛下卽位以來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謅諂爭入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旣沒宦黨受封快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絃死

道邈曲如鈎，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于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姦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于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實懷恩，不憚營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束骸候誅。袁宏後漢紀二十二延熹九年

上表

今冬大寒過節，毒害鳥獸，爰及池魚，城傍松竹，皆爲傷絕。初學記三引謝承後漢書

諫藥事疏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

嘗當作常

遂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嘗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

抑尊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後漢竇武傳

上疏

奉承詔命精爽闇越文選劉琨勸進表注

屯都亭下令軍士

黃門常侍反逆無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袁宏後漢紀二十三又後漢書武傳作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六終